

WU SONG

武松



242.4

00

3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帮一个恶霸，打一个恶霸。在孟州府，张都监要武松做个亲随体己人，武松跪下称谢，说：“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当以执鞭随蹬，服侍恩相。”如果不是骗局，武松不是心甘情愿为这个狗官出力卖命吗？

我们在读故事的时候，对故事中的人物作一点分析还是必要的。

鲁 兵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从《水浒》中选出来的关于武松的故事。其中包括：武松打虎、杀西门庆、醉打蒋门神、血溅鸳鸯楼等。书中难懂的字句，稍加改动，有的加了注释。

前 言

武松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，不少戏曲演武松，不少评话讲武松，有的演员就因演武松、讲武松而著名。

李逵杀四虎，不如武松打一虎。武松景阳岗打虎这段故事实在写得精采。如果写武松上得岗去，三拳两脚就把那只吊睛白额的猛虎打死，那就没有多少味道了。好就好在作者将老虎写得十分凶猛，而武松却是个醉汉，又没有提防，显然处于劣势。武松先躲开了老虎的一扑、一掀、一剪，等它没了气性，才发起了攻击，“双手抡起哨棒，尽平生气力，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”，可是这一棒没打着老虎，打到枯树上去了，多么曲折惊险！正是在一场生死搏斗中，表现了武松的智、勇、力。快活林打蒋门神，鸳鸯楼杀张都监，也都表现了武松的这些特点。

当然，推崇过分，说“在武松的性格里寄托着古代英雄战胜恶势力的理想”，是不恰当的。武松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，他曾几次战胜恶势力，却也曾几次依附恶势力，而这都是由于个人的恩怨。

在快活林，蒋门神是个恶霸，其实施恩也是个恶霸。武松只是因为施恩每日酒肉款待，才替他去打蒋门神，这可以说是

——

话说山东郓城县押司宋江杀了阎婆惜，惹下了人命官司，正没处安身，便和兄弟宋清投柴进庄上来。那柴进平日仗义疏财，好结交江湖上好汉，见了宋江，心里甚喜，当下安排下酒食，管待宋江。有十数个近上的①庄客并几个主管，轮替着把盏，伏侍欢饮。柴进再三劝宋江弟兄宽怀饮几杯，宋江称谢不已。酒至半酣，三人各诉胸中朝夕相爱之念。看看天色晚了，点起灯烛。宋江辞道：“酒止！”柴进那里肯放？直吃到初更左右。宋江起身去净手。柴进唤一个庄客提碗灯笼引领宋江东廊尽头处去净手。便道：“我且躲杯酒。”大宽转②穿出前面廊下来，俄延走着，却转到东廊前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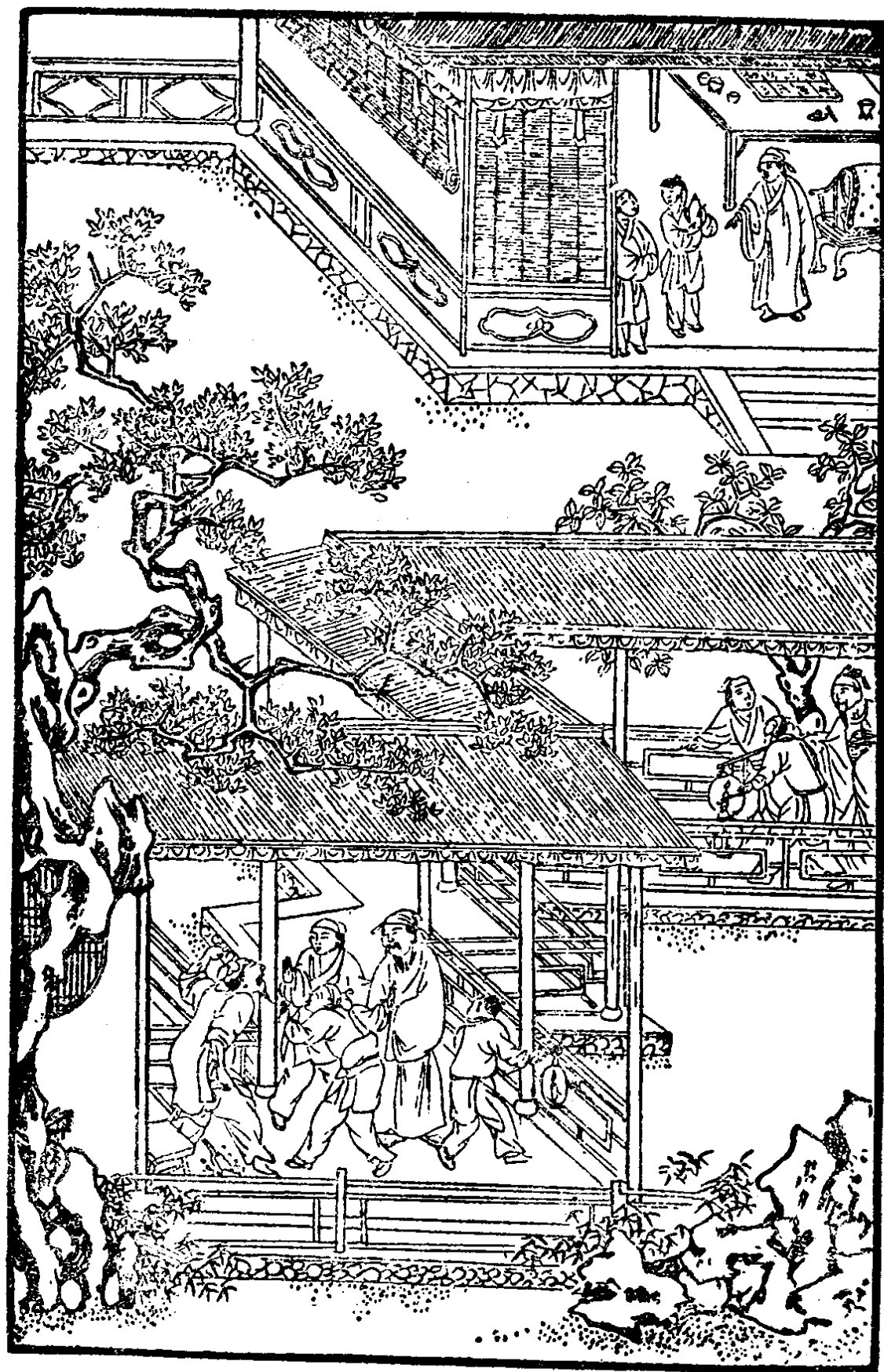
宋江已有八分酒，脚步趔③了，只顾踏去。那廊下有一个大汉，因害疟疾，当不住那寒冷，把一锨火在那里向。宋江仰着脸，只顾踏将去，正蹴④在火锨柄上，把那火锨里炭火都掀在那汉脸上。那汉吃了一惊，惊出一身汗来。那汉气将起来，把

① 近上的——接近上面的，就是上等的。

② 大宽转——绕着路走。

③ 趔(jū)——脚步不稳，欲进不进。

④ 蹴(cǐ)——踩、踹。



宋江劈胸揪住，大喝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！敢来消遣我！”却待要打宋江。那庄客撇了灯笼，便向前来劝。正劝不开，只见两三碗灯笼飞也似来。柴大官人亲赶到说：“我接不着押司，如何却在这里闹？”那庄客便把蹴了火锨的事说一遍。柴进笑道：“大汉，你不认得这位奢遮的押司？”那汉道：“奢遮杀，问他敢比得我郓城宋押司？他可能？”柴进大笑道：“大汉，你认得宋押司不？”那汉道：“我虽不曾认得，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，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！”柴进问道：“如何见得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？”那汉道：“却才说不了：他便是真大丈夫，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！我如今只等病好时，便去投奔他。”柴进道：“你要见他么？”那汉道：“不要见他说甚的！”柴进道：“大汉，远便十万八千里，近便只在你面前。”柴进指着宋江便道：“此位便是及时雨宋公明。”那汉道：“真个也不是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便是宋江。”那汉定睛看了看，纳头便拜，说道：“我不信今日早与兄长相见！”宋江道：“何故如此错爱？”那汉道：“却才甚是无礼，万望恕罪！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！”跪在地下，那里肯起来？宋江慌忙扶住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”

柴进指着那汉，说道：“这人是清河县人氏。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已在此间一年了。”宋江道：“江湖上多闻说武二郎名字，不期今日却在这里相会。多幸！多幸！”柴进道：“偶然豪杰相聚，实是难得。就请同做一席说话。”宋江大喜，携住武松的手，一同到后堂席上，便唤宋清与武松相见。柴进便邀武松坐地。宋江连忙让他一同在上面坐。武松那里肯坐？谦了半晌，武松坐了第三位。柴进教再整杯盘，来劝三人痛饮。

宋江在灯下看了武松这表人物，心中欢喜，便问武松道：“二郎因何在此？”武松答道：“小弟在清河县，因酒后醉了，与本处机密①相争；一时间怒起，只一拳，打得那厮昏沉。小弟只道他死了，因此，一径地逃来投奔大官人处躲灾避难。今已一年有余。后来打听得那厮却不曾死，救得活了。今欲正要回乡去寻哥哥，不想染患疟疾，不能够动身回去。却才正发寒冷，在那廊下向火；被兄长蹴了锨柄，吃了那一惊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敢怕病倒好了。”宋江听了大喜。当夜饮至三更。酒罢，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轩下做一处安歇。次日起来，柴进安排席面，杀羊宰猪，管待宋江。不在话下。

过了数日，宋江将出些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。柴进知道，那里肯要他坏钱？自取出一箱段匹绸绢，门下自有针工，便教做三人的称身衣裳。柴进因何不喜武松？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，也一般接纳管待；次后在庄上，但吃醉了酒，性气刚，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，他便要下拳打他们；因此，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。众人只是嫌他，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。柴进虽然不赶他，只是相待得他慢了。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，饮酒相陪，武松的前病都不发了。

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，武松思乡，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。柴进、宋江两个都留他再住几时。武松道：“小弟因哥哥多时不通信息，只得要去望他。”宋江道：“实是二郎要去，不敢苦留。如若得闲时，再来相会几时。”武松相谢了宋江。柴进取

① 机密——这里指的看机密房的人。

出些金银送与武松，武松谢道：“实是多多相扰了大官人！”武松缚了包裹，拴了哨棒要行，柴进又治酒食送路。武松穿了一领新衲红绸袄，戴着个白范阳毡笠儿，背上包裹，提了哨棒，相辞了便行。宋江道：“贤弟少等一等。”回到自己房内，取了些银两，赶出到庄门前来，说道：“我送兄弟一程。”宋江和兄弟宋清两个等武松辞了柴大官人，宋江也道：“大官人，暂别了便来。”三个离了柴进东庄，行了五七里路，武松作别道：“尊兄，远了，请回。柴大官人必然专望。”宋江道：“何妨再送几步？”路上说些闲话，不觉又过了三二里。武松挽住宋江手道：“尊兄不必远送。常言道：‘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’”宋江指着道：“容我再行几步。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，我们吃三钟了作别。”三个来到酒店里，宋江上首坐了；武松倚了哨棒，下席坐了；宋清横头坐定。便叫酒保打酒来，且买些盘馔果品菜蔬之类，都搬来摆在桌子上。三人饮了几杯，看看红日半西，武松便道：“天色将晚。哥哥不弃武二时，就此受武二四拜，拜为义兄。”宋江大喜。武松纳头拜了四拜。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。武松那里肯受？说道：“哥哥客中自用盘费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，不必多虑。你若推却，我便不认你做兄弟。”武松只得拜受了，收放缠袋里。宋江取些碎银子还了酒钱。武松拿了哨棒，三个出酒店前来作别。武松堕泪拜辞了自去。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，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。行不到五里路头，只见柴大官人骑着马，背后牵着两匹空马来接。宋江望见了大喜，一同上马回庄上来。下了马，请入后堂饮酒。宋江弟兄两个自此只在柴大官人庄上。

只说武松自与宋江分别之后，当晚投客店歇了。次日早，起来打火吃了饭，还了房钱，拴束包裹，提了哨棒，便走上路。寻思道：“江湖上只闻说及时雨宋公明，果然不虚。结识得这般兄弟，也不枉了！”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，来到阳谷县地面。此去离县治还远。当日晌午时分，走得肚中饥渴，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，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，上头写着五个字道“三碗不过冈”。

武松入到里面坐下，把哨棒倚了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快把酒来吃。”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，一双箸，一碟熟菜，放在武松面前，满满筛一碗酒来。武松拿起碗一饮而尽，叫道：“这酒好生有气力！主人家，有饱肚的，买些吃酒。”酒家道：“只有熟牛肉。”武松道：“好的切二三斤来吃酒。”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，做一大盘子，将来放在武松面前；随即再筛一碗酒。武松吃了道：“好酒！”又筛下一碗。恰好吃了三碗酒，再也不来筛。武松敲着桌子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怎的不来筛酒？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要肉便添来。”武松道：“我也要酒，也再切些肉来。”酒家道：“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，酒却不添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又作怪！”便问主人家道：“你如何不肯卖酒与我吃？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你须见我门前招旗上面明明写道：‘三碗不过冈’。”武松道：“怎地唤做‘三碗不过冈’？”酒家道：“俺家的酒虽是村酒，却比老酒的滋味；但凡客人，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，便醉了，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；因此唤做‘三碗不过冈’。若是过往客人到此，只吃三碗，更不再问。”武松笑道：“原来恁地。我却吃了三

碗，如何不醉？”酒家道：“我这酒，叫做‘透瓶香’；又唤做‘出门倒’。初入口时，醇醪好吃，少刻时便倒。”武松道：“休要胡说！没地①不还你钱？再筛三碗来我吃！”

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，又筛三碗。武松吃道：“端的好酒！主人家，我吃一碗还你一碗钱，只顾筛来。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休只管要饮。这酒端得要醉倒人，没药医！”武松道：“休得胡说！便是你使蒙汗药在里面，我也有鼻子！”店家被他发话不过，一连又筛了三碗。武松道：“肉便再把二斤来吃。”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，再筛了三碗酒。武松吃得口滑，只顾要吃；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你且来看我银子，还你酒肉钱够么？”酒家看了道：“有余，还有些贴钱②与你。”武松道：“不要你贴钱，只将酒来筛。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你要吃酒时，还有五六碗酒哩！只怕你吃不得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就有五六碗，多时你尽数筛将来。”酒家道：“你这条长汉，倘或醉倒了时，怎扶得你住？”武松答道：“要你扶的不算好汉！”酒家那里肯将酒来筛？武松焦躁道：“我又不白吃你的！休要引老爷性发，通教你屋里粉碎，把你这店子倒翻转来！”酒家道：“这厮醉了，休惹他。”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。前后共吃了十八碗，绰了哨棒，立起身来道：“我却又不曾醉！”走出门前来，笑道：“却不说‘三碗不过冈’？”手提哨棒便走。

酒家赶出来叫道：“客官，那里去？”武松立住了，问道：“叫

① 没地——难道、莫非的意思。

② 贴钱——找补的零钱。

我做甚么？我又不少你酒钱，唤我怎地？”酒家叫道：“我是好意。你且回来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。”武松道：“甚么榜文？”酒家道：“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，晚了出来伤人，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。官司如今杖限猎户擒捉，发落冈子路口都有榜文：可教往来客人结伙成队，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过冈；其余寅、卯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六个时辰不许过冈。更兼单身客人，务要等伴结伙而过。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时分，我见你走都不问人，枉送了自家性命。不如就我此间歇了，等明日慢慢凑得三二十人，一齐好过冈子。”武松听了笑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氏，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，几时见说有大虫！你休说这般话来吓我！便有大虫，我也不怕！”酒家道：“我是好意救你；你不信时，进来看官司榜文。”武松道：“你休做声！便真个有虎，老爷也不怕！你留我在家里歇，莫不半夜三更，要谋我财，害我性命，却把大虫诌吓我？”酒家道：“你看么！我是一片好心，反做恶意，倒落得你恁地！你不信我时，请尊便自行！”那酒店里主人摇着头，自进店里去了。

这武松提了哨棒，大着步，自过景阳冈来。约行了四五里路，来到冈子下，见一大树，刮去了皮，一片白，上写两行字。武松也颇识几字，抬头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，但有过往客商可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冈，请勿自误。”武松看了，笑道：“这是酒家诡诈，惊吓那等客人，便去那厮家里宿歇。我却怕甚么！”横拖着哨棒，便上冈子来。那时已有申牌时分，这轮红日厌厌地相傍下山。武松乘着酒兴，只管走上冈子来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。行

到庙前，见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。武松住了脚读时，上面写道：

阳谷县示：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，见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。如有过往客商人等，可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，其余时分，及单身客人，不许过冈，恐被伤害性命。各宜知悉。

武松读了印信榜文，方知端的有虎。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，寻思道：“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，不是好汉。难以转去。”存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怕甚么！且只顾上去看怎地！”武松正走，看看酒涌上来，便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，将哨棒绾在肋下，一步步上那冈子来；回头看这日色时，渐渐地坠下去了。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，日短夜长，容易得晚。武松自言自说道：“那得甚么大虫！人自怕了，不敢上山。”武松走了一直，酒力发作，焦热起来，一只手提着哨棒，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，踉踉跄跄，直奔过乱树林来。见一块光秃秃大青石，把那哨棒倚在一边，放翻身体，却待要睡，只见发起一阵狂风。那一阵风过了，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。武松见了，叫声：“阿呀！”从青石上翻将下来，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，闪在青石边。那大虫又饥又渴，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，和身望上一扑，从半空里掙将下来。武松被那一惊，酒都做冷汗出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：武松见大虫扑来，只一闪，闪在大虫背后。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胯一掀，掀将起来。武松只一闪，闪在一边。大虫见掀他不着，吼一声，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，振得那山冈也动，把这铁棒也



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。武松却又闪在一边。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、一掀、一剪；三般提不着时，气性先自没了一半。那大虫又剪不着，再吼了一声，一兜兜将回来。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，双手轮起哨棒，尽平生气力，只一棒，从半空劈将下来。只听得一声响，簌簌地，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。定睛看时，一棒劈不着大虫；原来打急了，正打在枯树上；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，只拿得一半在手里。那大虫咆哮，性发起来，翻身又只一扑，扑将来。武松又只一跳，却退了十步远。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。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，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肱膊地①揪住，一按按将下来。那只大虫急要挣扎，被武松尽气力纳定，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？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、眼睛里，只顾乱踢。那大虫咆哮起来，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。武松把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。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。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；偷出右手来，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，尽平生之力，只顾打。打到五七十拳，那大虫眼里、口里、鼻子里、耳朵里，都迸出鲜血来，更动弹不得，只剩口里兀自气喘。武松放了手，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，拿在手里；只怕大虫不死，把棒槌又打了一回。眼见气都没了，方才丢了棒，寻思道：“我就地拖得这死大虫下冈子去？……”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，那里提得动？原来使尽了气力，手足都苏软了。

武松再来青石上坐了半歇，寻思道：“天色看看黑了，倘或

① 肱膊地——这里是一下、一把的意思。

又跳出一只大虫来时，却怎地斗得他过？且挣扎下冈子去，明早却来理会。”就石头边寻了毡笠儿，转过乱树林边，一步步捱下冈子来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只见枯草中又钻出两只大虫来。武松道：“阿呀！我今番罢了！”只见那两只大虫在黑影里直立起来。武松定睛看时，却是两个人，把虎皮缝做衣裳，紧紧缚在身上；手里各拿着一条五股叉；见了武松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吃了豹子心？豹子胆？狮子腿？胆倒包着身躯！如何敢独自一个，昏黑将夜，又没器械，走过冈子来！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是人？是鬼？”武松道：“你两个是甚么人？”那个人道：“我们是本处猎户。”武松道：“你们上岭来做甚么？”两个猎户失惊道：“你兀自不知哩！如今景阳冈上有一只极大的大虫，夜夜出来伤人：只我们猎户也折了七八个；过往客人不记其数，都被这畜生吃了。本县知县着落当乡里正和我们猎户人等捕捉。那业畜势大难近，谁敢向前！我们为他，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，只捉他不得！今夜又该我们两个捕猎，和十数个乡夫在此，上上下下放了窝弓①药箭等他。正在这里埋伏，却见你大剌剌地从冈子上走将下来，我两个吃了一惊。你却正是甚人？曾见大虫么？”武松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氏，姓武，排行第二。却才冈子上乱树林边，正撞见那大虫，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。”两个猎户听得，痴呆了，说道：“怕没这话！”武松道：“你不信时，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迹。”两个道：“怎地打来？”武松

① 窝弓——一种伏弩，埋在草丛或浮土中间，踹着机关的就要中箭。猎人捉猛兽用的重要武器。

把那打大虫的本事再说了一遍。两个猎户听了，又喜又惊，叫拢那十个乡夫来。只见这十个乡夫都拿着钢叉、踏弩、刀、枪，随即拢来。武松问道：“他们众人如何不随你两个上山？”猎户道：“便是那畜生利害，他们如何敢上来！”一伙十数个人都在面前。两个猎户叫武松把打大虫的事说向众人。众人都不肯信。武松道：“你众人不信时，我和你去看便了。”众人身边有火刀、火石，随即发出火来，点起五七个火把。众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冈子来，看见那大虫做一堆儿死在那里。众人见了大喜，先叫一个去报知本县里正并该管上户。这里五七个乡夫自把大虫缚了，抬下冈子来。到得岭下，早有七八十人都哄将来；先把死大虫抬在前面，将一乘兜轿抬了武松，投本处一个上户家来。那上户里正都在庄前迎接。把这大虫扛到草厅上。却有本乡上户，本乡猎户，三二十人，都来相探武松。众人问道：“壮士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”武松道：“小人是此间邻郡清河县人氏，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因从沧州回乡来，昨晚在冈子那边酒店吃得大醉了，上冈子来，正撞见这畜生。”把那打虎的身分、拳脚，细说了一遍。众上户道：“真乃英雄好汉！”众猎户先把野味将来与武松把杯。武松因打大虫困乏了，要睡；大户便叫庄客打并客房，且教武松歇息。到天明，上户先使人去县里报知，一面合具虎床，安排端正，迎送县里去。

天明，武松起来，洗漱罢，众多上户牵一腔羊，挑一担酒，都在厅前伺候。武松穿了衣裳，整顿巾帻，出到前面，与众人相见。众上户把盏，说道：“被这个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，连累猎户吃了几顿限棒！今日幸得壮士来到，除了这个大